

经济变迁的过程

道格拉斯·诺斯*

非常高兴再次来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能再次来到中国也令人非常愉快,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有意思、最富挑战性的国家,尤其与我的研究兴趣相关——经济和社会变迁的过程,这正是我要与你们谈的话题。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是静态的,它提供了理论分析的框架,解释市场或经济的各个部分在某一时刻是如何运行的。但它不能解释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如何变化的,这显然是其缺陷所在。因为人们总是试图使经济运行得更好,这就需要揭示经济随时光流逝如何变化和决定其变化发展方式的关键因素,然后才能知道人们可以改变些什么以使经济运行得更好——这正是我所关注的问题,它令我走过一段很长的路。

当我开始研究经济史时,试图借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工具来解释经济史,却发现这样的理论工具根本不存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市场如何运行,它假设市场具有完全的信息和知识,其运行是精确、完美的。在这一假设之下,人们发展了一整套非常优雅、精确的理论框架和市场运行模型。而我所考虑的是,市场在时间流逝过程中如何变化、如何变得更有效率等问题。事实上,从那时起,这一研究持续至今。

在我的研究中,有两个方面至关重要。一个方面,是我在数年前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的开幕演讲中与你们谈到的,与我称之为“摩擦力”的东西有关,它使得市场具有正的交易成本。事实上,对于“交易成本”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它的发展方式、它与社会制度结构的关系——非常难以入手。另一个方面,与人们的信仰、思维和认知有关。

一、交易成本和制度

过去的一段时间,我试图度量美国1870年至1970年的交易成本,也尝试在多种多样的经济系统中测量交易成本。当我到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当我被要求对经济发展给出建议的时候,我会问这样几个简单的问题。例如,安装一个电话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成本;获得某个机器零件需要多长时间、多

*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经济系。通讯地址: Douglass C. North,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Campus Box 1208, Washington University, One Brookings Drive, St. Louis, Missouri 63130-4899, U.S.A.; 电话: (314) 935-5670; Email: batt@wuecon.wustl.edu。本文为诺斯教授在2002年3月20日《经济学季刊》新闻发布会上的专题演讲。中文稿由邱天根据录音翻译整理,未经诺斯本人审阅。

少成本;什么因素会影响诸如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供给……问这些问题的目的在于,观察那些第三世界国家、那些贫困国家会发现,他们的贫困是因为他们的市场交易成本很高。事实上,这种相关关系非常显著。世界银行提供经费,要求证明这一论点,我们将各种交易成本精细地列出来了。我们调查了世界上25个不同国家的交易成本,并对此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相对于人均收入的交易成本,结果非常理想。高收入国家的单位交易成本较低,而低收入国家正相反。于是我们获得了一个切入点,即一个重要且明显的事实,交易成本的高低正反映了其背后的制度体系。

由此引起了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使制度运行良好从而产生高效率的市场?我耗费了很长时间探究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将制度分解为几个基本的要素——正式规则,如宪法和法律、规章制度;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如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以及其它所有具有强制性特征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执行情况 and 特点。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就可以描述市场和整个经济运行的特点。

如果经济运行规则由政治体系来决定,那政治体系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将引起以下问题:一个政治体系又是如何将个人选择加总的呢?谁来决定政治体系运作的方式?它与整个经济运行有什么联系?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政治制度的结构,从而决定了经济体制赋予人们进行相互博弈而需要的恰当的权利、准则和规范。

更进一步,我们需要考察什么是组织和社团。建立制度的决定性因素是组织和社团,它们作为主体建立起游戏规则、公共权利,并由此形成制度的框架和结构。在这样的架构下,组织和社团自身才能够得以发展。组织的变迁和发展,是在与其它组织的对抗和生存竞争中发生的。这就回到了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资源是稀缺的,稀缺性意味着竞争。在组织层面上,竞争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生存竞争,例如企业在市场上的生存竞争,政党之间政见的竞争,学校之间为获得最优秀生源以成为最出色学校的竞争——无论什么类型的组织都是如此。在这样的竞争中,组织需要不断革新以获得自己的生存机会,要不断修正他们的制度,这一行为正是我们要关注的。

二、“现实”和认知体系

因此,又回到一个老问题,一个常被提及却需要追问经济学家的问題——制度是怎样发展和变迁的?制度、组织、政策是如何产生、形成和变化,从而影响社会生活的?

首先要有个初步的假设——理性假设。这指的是纯粹理想的状态,即人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偏好和兴趣。这完全是个理想假设,如果人们真的如此睿智,人类的历史将会完全不同。作为替代,人类对世界如何运作的看法是主观性的,即在社会科学领域,没有真正的“现实”。在这个世界上,社会科

学找不到一个客观的对象来建立自己的基本理论。我们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中学到，如果要建立某种理论、某个模型，必须回到基本要素，回到某个理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上。而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的基点在哪里呢？因为它们是没有真正的“现实”，建构的也只是我们的心智。所谓制度、组织、市场，都是在我们的头脑中的，他们不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触摸到，不能真的用肉眼看到所谓的“政党”、“组织”……这种建构完全是主观意志上的存在。

这是至关重要的。它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关键。在去年九月发生的震撼美国的严重事件中，我们从未想到，会有人愿意驾驶飞机撞击美国的建筑物，毁灭了自己和许多人的生命。他们这么做是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是因为，除非能够了解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信仰——人们理解外部环境的方式，进而构建他们的精神世界，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体系运作的观点——否则永远也不能懂得如何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这可以从了解人的心灵和头脑起步，了解人们是如何理解和认知这个世界的。虽然没有任何客观存在的“现实”可以供我们运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完全主观的。我们进行经济学研究时就是如此。当头脑中建立了一套精美、优雅的理论体系后，需要回到现实世界进行检验。这一检验过程是非常不成熟的，因为不像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一样，有自己的实验室可以检验这些理论。不过确实可以通过检验获得反馈，检验出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行为方式。

“现实”是在人们头脑之中的，是没有真实存在形式的。从“现实”开始，人们建立了详尽的理论模型——关于周围世界怎样运行的理论和信仰。那么，什么是建立这些理论、信仰的根据和基础呢？我们都在提供对这个世界的信仰和理解，都在建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然后依据这些理解和认识，试图向政治体系中从事个人选择加总的决策者们提出建议，然后试图建立制度体系，从而通过它们建立我们所认可的世界运行的方式。

在这里，我们不仅在讨论实证的问题，我们也在讨论规范的问题。经济学模型不仅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运行的，而且还常常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怎样运行。于是，我们所做的就是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体系，以达到我们期望的目的。因此，我们就有了下面的循环：“现实”→信仰→制度→政策→组织→结果→改变了的“现实”。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建立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念，然后通过制度来实现我们的理念，而制度是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方式。这种规范产生了我们设计的结果，于是实现了我们的目的。不过请注意，规范是信仰和认知的函数，信仰和认识的基础不同，产生的结果显然不同。就如你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你们对美国社会的认识显然不同。

这里的“现实”在引号里，因为它并不是真实的客观存在。与物理学、化学不同，我们所拥有的是建构在我们的头脑中的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如此产生了我们的信仰和认知体系，它们是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的。为什么

这个世界上的信仰和认识体系如此地不同?他们的根源和基础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所拥有的认识体系是否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如果它具有学习功能,当体系运行出错时,可以修改信仰、认识体系和理论。而当这样做时,你就获得了我称之为“适应性有效”的制度结构。那就是说,这个制度体系在意图与结果不一致时能做出反应,并且这一过程将永远继续下去。人类早就开始这样地构造外部环境,并且将一直到时间的尽头。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从未能完成对发生的这一切进行解释和认知,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问:“是什么驱动了美国经济?”有多种理论,诸如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等可以给这个问题以答案。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正确的,是问题的答案。但更重要的是,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不完美的,过分地相信它,就会误导人们,制订出错误的政策。

三、前苏联的例子

一个简单的例子——前苏联的兴衰,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这个过程包含了我们想要理解的所有行为。在1917年,列宁的信仰和认识体系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非常详尽、细致、精确——关于世界怎样运作,以及世界应当怎样运作的理论框架。列宁接受了这套理论,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且想通过实行这套理论来创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列宁有得自马克思理论的许多观点——尤其是辩证法、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同时还有一些关于产权、技术进步等理论观点——所有作为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懂得的理论观点(我本人曾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困难在于他没有任何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南。他有个观点,就是要经历资本主义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事实上,1920年的战后时期采取的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和布哈林等人发展的,他们期望通过这一制度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斗争中获胜,在1928年春天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重工业,苏联从此开始成为一个工业大国。

在1917年,列宁认为能够通过改革和创立新形式的制度以达到社会主义。中国自己所创造的发展历程,也是基于一定的理论体系的,基于你门所认同的周围世界运行的模型。无论是列宁当年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认识,或是人们关于美国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观点,还是目前中国2002年对周围世界的看法,都是不完美的。即使最乐观地看,对于这个我们所居住的复杂世界来说,这些理论观点也是非常不完美的。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无论你是多么的聪明睿智——例如在过去十五年中,中国通过改革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你总是有时候做得对、有时候还是犯错。下面所要阐述的,正是关于政策实施中得到的反馈。

当讨论前苏联的政策时,最经典的例子是关于怎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政策。1970到1980,仅占全苏联土地面积1%的私人小块土地的产量,占全

苏联农业产量的20%到25%。于是，很容易就得到了一个关于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理论。1975在前苏联发生的是，人们知道自己的政策错了，因为那一年前苏联经济的增长率急剧下降，如果统计数据没有错的话，到八十年代增长率几乎为零。即使他们知道政策错了，但要调整却非常困难。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做出了努力，从1985至1991实施了改革，他试图进行结构调整，改良政策和政治体制，但结果却是1991年9月苏联的突然解体。最不寻常的就是，改革未能取得成功，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强权国家就这样消失了。

显然，前苏联在农业方面的政策调整上从来没有取得过成功。这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糟糕的理论指导，这有很多情形：或者是对理论的理解是错的，或是理论本身错了。二是即使你有正确的认知体系，正确的理解，但管理运作这个社会的人却没有，他们做错了。所以，这始终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即怎样在一个社会体系中将社会选择加总，谁来运行这一体系，更重要的是，制度是不是灵活的、可调整的，人们是否理解社会变迁的方式。

四、“有回声的世界”

这就使我们始终要问，人们如何学习，如何产生反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回声的”世界。我们做下列事情：我们执行制度，以达到我们的某个目标；然后我们将会看到结果，结果可能会与我们的意图产生分歧；然后我们修正计划，直到我们制订的制度与我们需要的结果一致。有些时候，尽管对世界的认知尚不完美，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不断修正游戏规则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翻阅历史，在过去的岁月中，人类逐渐地改变着制度，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维持了人们的生存。这一点，从物质条件方面来说是肯定是成功的，或许从其它方面衡量也是成功的。但是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上，我们也在犯错。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犯错很正常。但我们最终可能会做得正确，因为这是一个“有回声的”世界。当我们对世界建立模型时，我们能够回顾从前，依赖这一理论解释我们的世界。持续这一过程，我们将最终得到正确的结果。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学习。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与过去完全相同。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从前任何时刻都有多得多的新事物和替代品的世界。仅仅关注过去二十五年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就可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已经改变了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生存范围的扩张增长了无数倍，过去二十五年改变了许多过去一千年中只是缓慢增长的事物。总之，我们戏剧性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它已与过去大为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伟大的、与过去没有相似之处的世界。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很谨慎小心，因为我们不能从过去中取得直接到经验教训。

这就涉及到价格理论的运用问题。在经济分析中，我们经常使用价格理论。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伟大工具，建立了对市场运行的基本理解，并

且使得现代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科学”。机会成本、边际分析等是我们使用的标准的经济学方法。所以,并不是它们没有很大的价值,而是在使用它们时,要谨慎、自省,意识到我们使用它就先验地认为,明天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是相似的。

假若明天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非常不同,就要面临这样的问题:怎样应对这个与过去没有丝毫相似之处的世界。历史并不能指点我们现在怎样去做。在过去的五到六年中,我主要的精力都用于研究认知问题,就是认识心灵和头脑是怎样工作的,特别地,“学习”是怎样发生的、人们为什么学习、怎样学习、怎样接受事物?在我们的实验室中,不仅有关于人们在特定约束、特定情形下如何做出选择的,也包括头脑在特定的背景中是如何工作的。一个典型的实验是,不同信息集下的合作问题。一种情况是人们相互知道他们将有限地重复数次一个博弈,另一种情况是将受试者置于另一种背景中——他们对他其他人毫无了解,而且博弈不会重复,而是仅仅发生一次。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发生了合作;在第二种情形中,他们却倾向于表现出导致背叛的特征。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从一般说来,每个人只有个人的知识,而要与人们发生非个人的交易。在这个过程中,变迁是极其困难的。这正是在今后的三十年中,中国所要面对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怎样制定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从而得以建立一个人与人相互交易的基础,那将需要利用过去二十五年中你们所取得的经验。在人类进化发展的三、四百万年中,人们学会了基于个人、小团队的互相信任,但并未精通此道,人与人之间仍然相互猜疑,这可以说是人类的基因决定的。

五、结 语

今天的演讲只是“经济变迁的过程”这一问题的第一部分,概括的说,就是关于交易过程的理论分析的总体框架。希望这是一个通向理解复杂的交易过程的台阶,希望能够帮助人们如何使这一过程运作得更有效,使这个世界运行得更好!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DOUGLASS C. NORTH

(Washington University)